

现代社会政治理论译丛（套装共4册）

作者：马蒂亚斯·本泽尔

总目录

[阿多诺的社会学](#)

[黑格尔的社会哲学：和解方案](#)

[黑格尔社会理论的基础：积极自由](#)

[认识资本主义](#)

献给尼格尔·多德 (Nigel Dodd)

拒绝中有着无穷的力量，
它有时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如此之巨大
以至于一个人只靠着它便能活下去。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致谢

本书是在几年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尼格尔·多德博士所指导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得益于与格温妮丝·霍金斯（Gwyneth Hawkins）的不断对话、两位匿名评审人的批判性评论以及朱利安·克劳斯（Julian Krause）的建议。我的博士论文的主审人大卫·弗里斯比（David Frisby）教授——非常令人遗憾已经去世了——和格雷姆·基洛赫（Graeme Gilloch）博士为推动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慷慨的指导。我在曼彻斯特大学SOCY30011的大学本科同学蒂勒女孩和恐怖分子帮助我明白怎样才能与一位感兴趣的读者讨论阿多诺的社会学。詹姆斯·托马斯（James Thomas）提供了无价的编辑支持。我要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布里奇特·赫特（Bridget Hutter）教授和曼彻斯特大学的尼克·罗斯利（Nick Crossley）教授准予我时间以完成手稿。我要感谢犹在面前的马克·雷迪（Mark Ready），还有斯蒂夫·凡·里尔（Steve Van Riel）、明卫·李（Ming-Whey Lee）、阿尔·格拉斯科特（Al Gascott）、克里斯多弗·纳普（Christopher Knapp）和克劳斯·弗里克（Klaus Frick），感谢他们这些年的陪伴。衷心地感谢我的父母玛丽安（Marianne）和维尔纳·本泽尔（Werner Benzer）以及我的姐姐朱迪思（Judith）的支持。我对詹尼·本泽尔（Jenni Benzer）的感激是无以言表的。所有的错都是我的。

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有关概念的社会维度以及社会批判的一些思考、材料和构想已经在《总体社会化社会中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que in the Totally Socialised Society”）这篇论文里得到发表。该论文载于《哲学和社会批判》（*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37/5），塞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版权所有者为塞奇出版有限公司（SAGE Publications），2011年，它可以在online.sagepub.com/上被查到。

频繁引用文本的缩写

- AE 《反对认识论》 (*Against Epistemology*[Adorno 1982])
- AP 《权威主义人格》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Adorno et al.1950])
- A&B 《阿多诺和本雅明通信集1928-1940年》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1928-1940 [Adorno and Benjamin 1994])
- A&H1, A&H2, A&H4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通信集1927-1969年》第1、2、4卷 (Vols.I, II and IV of *Briefwechsel*1927—1969 [Adorno and Horkheimer 2003, 2004, 2006])
- A&K “世界的里斯河也穿过我……” (“Der Riß der Welt geht auch durch mich ...” [Adorno and Kracauer 2008])
- CLA 《奥斯维辛之后人们还能够活吗?》 (*C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 [Adorno 2003a])
- CM 《批判模式》 (*Critical Models*[Adorno 1998b])
- CoM 《音乐潮流》 (*Current of Music*[Adorno 2009a])
- DE 《启蒙辩证法》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Adorno and Horkheimer 2002])
- GEX 《群体实验》 (*Gruppenexperiment*[Adorno and Dirks 1955])
- GS1, GS2 etc. 《全集》第1、2卷等 (Vols.1, 2 etc.of *Gesammelte Schriften*[Adorno 2003b])
- HF 《历史与自由》 (*History and Freedom*[Adorno 2006a])
- HTS 《黑格尔》 (*Hegel*[Adorno 1993b])
- INH “自然-历史的观念” (“The Idea of Natural-History” [Adorno 2006b])
- IS 《社会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Adorno 2000a])
- ISW “社会学是一门人的科学吗?” (“Ist Soziologie ein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Adorno and Gehlen (1965) 1974])
- JA 《真实性的行话》 (*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Adorno 1973a])
- MCP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Adorno 2000b])
- MM 《最低限度的道德》 (*Minima Moralia*[Adorno 1978])
- ND 《否定的辩证法》 (*Negative Dialectics*[Adorno 2001;因为这是阿多诺 1996年的一个未编页的在线译本, 所以页码指后者的德文版本])
- NLI, NLII 《文学笔记》第1、2卷 (Vols.I and II of *Notes to Literature*[Adorno 1991b, 1992b])
- OL 《无指导原则》, 在《全集》第10卷1 (*Ohne Leitbild*,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10.1[Adorno 2003b])
- P 《棱镜》 (*Prisms*[Adorno 1983])
- PD 《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争论》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Adorno et al.1976])
- PETG 《社会理论之哲学元素》 (*Philosophische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Adorno 2008])
- PTI, PTII 《哲学术语》第1、2卷 (Vols.I and II of *Philosophische Terminologie*[Adorno 1973b, 1974])
- S “社会” (“Society” [Adorno 1969a])
- SDE 《坠地之星和其他关于文化中之非理性的论文》 (*The Stars Down to Earth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Irrational in Culture* [Adorno 2002b])
- SoI 《后期资本主义或者工业社会?》 (*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Adorno 1969b])
- SP1, SP2 “社会学和心理学”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II”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II” [Adorno 1967, 1968])
- SSI 《社会学著作》第1卷, 在《全集》第8卷 (Vol.I of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8 [Adorno 2003b])
- VSI, VSII 《杂集》第1、2卷, 在《全集》第20卷1、第20卷2 (Vols.I and II of *Vermischte Schriften*,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s.20.1 and 20.2 [Adorno 2003b])

- [导论](#)
 - [一、阿多诺的社会社会学](#)
 - [二、重复出现的主旨](#)
 - [三、接近阿多诺](#)
 - [四、阿多诺评论](#)
 - [五、今日之阿多诺社会学](#)
- [第一章 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
 - [一、作为一个社会学问题的社会](#)
 - [二、本质和副现象](#)
- [第二章 社会学的材料](#)
 - [一、饱和的社会学](#)
 - [二、寻找材料](#)
 - [三、阿多诺后期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
- [第三章 社会学的反思](#)
 - [一、社会学中的理论分析](#)
 - [二、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
- [第四章 社会—批判的维度](#)
 - [一、社会—批判的社会学](#)
 - [二、理论时代的实践](#)
- [第五章 社会学文本](#)
 - [一、社会学中的星座](#)
 - [二、星座和模仿](#)
 - [三、例证](#)
- [第六章 社会学和非社会的東西](#)
 - [一、颜色，灰色](#)
 - [二、缩影](#)
- [结语](#)

导论

对于一本书来说,《阿多诺的社会学》读起来像是一个落伍过时的标题。这不是因为早在40年前阿多诺的最后一个字迹就已经干了。许多学科,特别是哲学和美学,仍然把他的作品当作适时的原始资料来加以援引。但阿多诺的社会学看起来却远离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基本潮流,以至于不再有基于正当理由的关注。阿多诺把社会学设想为一门就“存在着专门社会学的方法以及……问题”(IS 99)而言来划分的学科,并坚持认为这门学科需要一个社会的概念。这些信念似乎与下面这些当今的想法发生了正面冲突:社会学具有跨学科性或者后学科性[尤里

(Urry), 2000a: 199-200; 2003: 124], 它作为21世纪的历史科学与其他学科重新统一起来[沃勒斯坦(Wallerstein), 2000: 33-34]并且放弃社会的概念。乍看起来,阿多诺的社会学所给出的只不过是该学科挺进新千年的反动绊脚石。

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阿多诺的社会学与这些发展中的某一些不断产生共鸣。他从未把社会学考虑为一门因循守旧的学术科目。尽管社会学问题和方法有特殊性,但他并没有将被规定的、正在进行规定的实质性领域归于它们(IS 102)。阿多诺甚至强烈反对把“科学的……学科”分割开来的“壕沟”,这些壕沟吞噬了它们的“本质的旨趣”(IS 140),并认为,对有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进程”的“经济问题”的排除尤其不可靠(SS1 504)。阿多诺的社会学研究无不是通过冲撞或者跨越社会学的界限来展开的。他拒绝依靠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才能,即仅仅凭借决心来消除或者忽视社会强制的学科区分(GS6 524, MM 21)。阿多诺的作品也不反对当前对作为社会学核心范畴的社会概念的批判,如果说所争论的是民族国家的概念[例如,贝克(Beck), 2000; 尤里, 2000b]的话。他的社会概念乃是资本主义交换社会的概念,甚至这个概念,在阿多诺看来,给社会学造成的主要还是麻烦。他正确地将概念问题理解为社会问题的表现,并因此把对社会概念的放弃当作一种太快的企图而加以拒斥,这个企图旨在使要进行分析的物性困境变得沉默。

事情由于“落伍过时”(anachronistic)这个词而进一步复杂化了。它的词源显示的是“赶时间”。使一种思想合乎时宜的东西也许正涉及这个东西与现在的可调和性,而它的守旧性,一种不合时宜的铃声也许会道出思想对现在的拒绝,道出对使过时状况永存以及对它的改革建议的智性抵抗。本雅明1934年给阿多诺的一封信中明确表述的“更好意义上的落伍过时”的见解指引着这个方向。它的意义不是“激励过去”而是“预料一个……将来”(A&B 34),有可能正是阿多诺社会学的那些反时代的维度向该学科逐渐不合传统的现状提出了挑战。阿多诺作品的和谐方面今天尤为紧要,而以论及“时间推移”(阿多诺, 1973c: 219)来代替与这些方面的认真衔接就等于回避紧迫的论争。1999年,贝克尔-施密特(Becker-Schmidt, 1999: 104)评论说,阿多诺“关于社会科学中的自我反思的教诲……有着被遗忘的危险”。10年之后,回想他的挑战的社会学意味着记住这些挑战中有许多是20世纪初以来的该学科道路上的绊脚石。然而,甚至辩证阅读也无法使“被遗忘”与“被控制”同义。在寻找进入21世纪道路的时候,该学科也许终究要向西奥多·阿多诺的社会学投上新一眼了。

一、阿多诺的社会的社会学

本书的首要目标在于提供对阿多诺社会学的一种广泛的、详细的论述。它集中于他对试图考察资本主义交换社会的社会学的潜力与问题的看法。本书所讨论的是阿多诺的社会的社会学,这个方案并非产生于一种挑衅的欲望,即挑衅目前有关解除社会概念负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跨学科、互学科、多学科或者后学科的未来争论,它得到了阿多诺作品的两个方面的启发。

专注于阿多诺的交换社会的概念有助于尝试性地进入他的作品之中。阿多诺确信,思想只具有随其自由进行处理的概念。对一个主要概念进行探究从而构建起通向他的作品的一条战略路径。正如阿多诺的速记提示物——标题——所揭示的,“社会”正是这样一个概念,除两处充当标题的“社会”(一个不同寻常的百科全书条目以及《美学理论》中的一章)之外,阿多诺还发表了“论音乐的社会情境”“论抒情诗与社会”“自由与有组织的社会”“意见妄想社会”以及“文化—批判和社会”,等等。阿多诺解释说,标题是“作品的缩影”(NLI 4)。所列的这些标题突出了“社会”在他包括哲学、美学和社会学在内的诸多思想领域中的重要性。它们几乎贯穿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之中,也标示着这个概念在他著作中的重复出现。最后,这些标题强调了与阿多诺作品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和其他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暗示我们关于“社会”的讨论将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其他关键概念。然而,与这个概念的牵涉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分析困难。即同阿多诺的社会概念所意指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分析困难。其中就有社会对定义的抵制,它令人沮丧地逃避概念的把握。与社会概念有关的种种困境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一个问题,即社会如何才能得到研究。阿多诺把这个问题交给社会学。

阿多诺认为,社会概念对于社会学来说是“核心的”。它既不是作为所有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的总结分类,也不是作为社会学的基本解释范畴而成为核心的(IS 26-29)。社会概念之所以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核心的,是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学就什么也不能研究。阿多诺论证道,“归根结底……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被社会所中介的”(IS 64-65);“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IS 15)之中不是社会主张或者显示自身的,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由它来刻画的。这部分说明了为什么社会学缺乏一个能够用来定义该学科的专门划分的研究领域。社会的无所不在意味着,“社会”涉及“对任何给定素材范围中的社会契机的反思”(IS 102-103)——对于交换社会影响个别现象的方式的反思。因此阿多诺为他的计划提出了“社会的社会学”的方案(尽管他从未用过它)。

接下来的六章将阐明若干主题的光谱,这些主题决定性地塑造了阿多诺力图考察交换社会的社会学的问题与潜力的种种视角。章的顺序并不是遵循着由低到高的复杂程度,也不是聚集成为一种系统的、完整的社会学方法论。阿多诺激烈地否认逐步接近社会学的可能性(IS 4-7),正如他激烈地否认最终决定该学科及其社会概念的可能性(IS 28-29, 103)。他怀疑,认真考虑当前棘手的现实所做的智性努力并不能够首先处理简单的东西,然后处理复杂的东西,最后达到一种普遍的综览(NLI 14-17),尽管本书的这些主题对于它的一般题目来说是本质性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穷尽手上的事情。章的顺序似乎有助于让各个主题彼此阐发。

第一章跟随阿多诺的天真的学生(NLI 14)并触及困难:对抗的现在本身。它讨论阿多诺的交换社会的概念,解决选择资源丰富的社会学研究现象而出现的问题,并介绍他对这些问题的解释的想法。研究现象的选择与社会学材料的问题密切相关。第二章探讨了阿多诺社会学的复合的、多面的经验维度。“阿多诺并不仅仅打算描述世界,”汤姆森(Thomson)写道(2006: 3),“他希望破开……外表并揭示事物真正是怎样的。”表面上的“历史的论证”是“思辨的而不是社会学的”。这个社会学观点是令人好奇的单一的——仿佛社会学家们并不关心现实,而只忙于描述外表。在阿多诺看来,关于事实外表的理论分析对于社会学来说确实是必需的。第三章探讨他对理论在社会的社会学考察中的不可或缺性、作用、问题以及潜力的理解。阿多诺坚持认为,这样的考察从事着一种社会批判。第四章研究他关于社会的社会—批判维度的观点,痛苦的身体在该维度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语境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社会批判是否强迫社会学贯穿于有改造作用的实践之中。

第五章讨论阿多诺在以下两项工作的困难和可能性上的视角,一项是写作社会学文本,另一项是明确表述——而不仅仅是识别——交换社会中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东西。最后一章探讨阿多诺社会学愿景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存在着已经逃脱交换社会的世界的踪迹吗?仍有可能经验它们吗?阿多诺所设计的回答涉及主体与非社会现实的要素之间的关系。他的社会学和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之间的交会出现在第六章,这些交会导致了对他作品中这两个领域的新的深入了解。

二、重复出现的主旨

在1968年给大学生做的一次社会学讲座中，阿多诺看起来以几个快速有效的句子透露了他认为“社会学事实上应该是”的样子——只是请他的听众“不要把我告诉你们的东西当作社会学的定义写下来并带回家”。阿多诺解释说，他的整个思考都是对致力于“组织”现实的定义性概念的批判（IS 15）。他避免为社会学家们提供一个Spruch——字面意思是“格言”或者“箴言”，它也被阿多诺用作“原理”“教义”（NLI 143）或者“最低限度的……公理”以及“预先编造的范畴”（ND 24）——来定义他们的学科。在阿多诺的作品里面，人们既找不到一套包括他的社会学思考的概念和论证在内的普遍范畴，也找不到一条用作它们基础的基本原理。

阿多诺的社会学著作包含一个始终重复出现的主旨：社会学的双重性质。这个主旨的出现与几个对他的社会学思想产生导向作用的题目有关。阿多诺的社会学所追寻的不只是某些经验的、理论的、批判的、政治的和文本的目标。对于交换社会的考察也必须满足两个进一步的目的，它们不可彼此化约，而且有时是冲突的。鉴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它无法在介绍性的句子中得到概括[至于简要的评论，可参见罗斯（Rose），1978：78]。然而，有可能指出的是，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似是而非的方面对社会学提出了一个双重要求，这是因为，尽管这个似是而非的方面的运作看起来太过深奥而不能为人们所理解，但它却正是由这些人来维持的。作为对这个要求的回应，该学科发展出了它的双重性质。既然这个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阿多诺的社会学思考中，既然许许多多领域被征用过来以满足它的各种各样的显现，那么社会学的双重性质就使自己在一系列主题和分主题的范围以内不同的外观被感觉到。

考虑到社会学的双重性质很难刻画阿多诺社会学思考的全部主题和分主题的范围，它不能够被看作它们的庇护范畴；考虑到这个主旨并没有为不同主题领域中的全部概念和论证提供基础，它不能够被当作它们的基本原理。阿多诺社会学的一些经验的、理论的和政治的方面与它的双重性质根本是断然无关的。然而，这个主旨的反复出现确实使得它对于理解他对该学科的愿景来说变得特别重要了。社会学的双重性质构成了本书中一条经常被打断的实质性的红线，无论何时只要该主旨现身它就会得到研究，这使得某种重复成为不可避免。它在阿多诺著作的不同维度中的各种再现表明，社会学的双重性质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主旨，因而需要在它的多种多样的外观中得到阐明。^[2]

三、接近阿多诺

阿多诺作品的难懂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推论不仅不合常规而且样式繁多，他的密集写作“看起来晦涩模糊、不可理解、令人生畏”（汤姆森，2006：1）。对阿多诺社会学思想的澄清有赖于对某些概念、概念的相互关系及论证的说明性研究和分析性讨论，这些概念、概念的相互关系及论证遍及他对这六个主题的每一个的视角，遍及他对这些主题之间联系的审查视角。在格蕾丝（Grace，2000：1）对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研究中，她的策略被描述为“根据概念在全部作品中的反复再现……来提炼……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正如帕迪森（2004：viii）所指出的，阿多诺的作品是“从内部”来阅读的，“在那里，观念和概念被设想成是作为文本中的合奏来运转的”。

然而，说明性分析的潜力是有限的。阿多诺在从他的学生那里收回他对社会学的临时定义时补充说道：“社会学……是什么……或者必须是什么……只能因为人们从事社会学而发生。”（IS 15）“意义重大的理论”有指导社会研究的途径比它们对意图的纲领性陈述更为重要（PETG 17）。阿多诺有关社会学问题和方法的诸多观点与他对社会生活的特定方面的研究有着联系。他的大部分社会学著作都包含这两个要素（尽管它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均衡的）。阿多诺有关社会学的观念可用来指导具体的研究计划，但反过来，它们也由他对这些研究计划的经验而得到鼓舞，并依据其而得到修正。这就产生了一个要求，即要求阐明那些贯穿于阿多诺每个社会学主题的视角之中的概念和论证，而这个阐明是根据他对交换社会中特定社会现象的考察来展开的。

阿多诺的社会研究计划有着被误解的危险，除非它们嵌入一个更为宽广的语境之中，即有关社会学的观念。同时，他对交换社会的社会学探究所面临的问题做出的警告——由认识论批判的介入所定期促动的警告——常常太抽象了，以至于并不能立即揭示它们对研究实践的意义。如果把注意力集中于他的研究计划中这样一些问题的显现，那么使这些含意变得清楚明白就是有可能的。同样地，如果阿多诺关于考察交换社会的社会学的潜力的视角变得完全显而易见，那么这也仅仅只是存在于他那些旨在实现这种潜力的研究之中。阿多诺的传记作者兼以前的学生克劳森（Claussen，2003b：140）记得他的教授经常向学生们发出信号：“我在这里做的事情，你们也能做。”我尽力在本书中发掘和放大这样一些信号。

与普拉斯（Plass，2007）对阿多诺《文学笔记》的细述或者威特金（Witkin，2003）对他的文化工业批判的讨论相反，本书的各章并不分别集中于一个或几个核心文本。每章都从阿多诺的整个作品中收集材料，而焦点落在更为严密构思的社会学著作上。这种目录学式的定位看起来也许有些奇怪。阿多诺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未出过独立著述的关于“专门社会学内容”的书[梯德曼（Tiedemann），在GS9.2 404]，尽管如此，阿多诺的作品包含着范围广泛的社会学著作：对社会学的经验维度、理论维度、社会—批判维度、文本维度的分析，对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讨论，对社会学概念的探究，对作为对手的社会学家们的批判，关于交换社会的辩论，以及对个别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研究。这些文本中有许多已经被收录到他去世后编的三卷本的《社会学著作》（*Sociological Writings*，GS9.1，GS9.2，SSI）之中。此外，阿多诺的著作集现在还包括20世纪60年代两次社会学系列讲座的记录（IS，PETG）。关于社会学的另外几个文献可以在他的文集《批判模式》（*Critical Models*，CM）、《杂集》（*Miscellanea*，VSI，VSII）、《棱镜》（*Prisms*，P）、《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MM）以及未收集的文本中找到。最后，阿多诺还被牵涉两个集体的社会学研究计划之中，即《权威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AP）和《群体实验》（*Group Experiment*，GEX），并且在艺术社会学、音乐和文化工业中广泛地开展工作（例如，CoM，NLI，NLI，SDE，1976）。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包含体现阿多诺有关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愿景中的观念，因而是支持本书的阐述的。为了举例说明，我选择了主要描述有关具体社会现象的考察文本。该语境的目的是对阿多诺社会学案例研究的一个详尽总结。我转向这些研究乃是为了阐明阿多诺对社会学的愿景。个别研究的分析着眼于它们如何被这个愿景引导，这种分析发掘出了那些如果单独阅读就不明显的方面。就这个特定的意义而言，举例说明的章节也试图澄清阿多诺的社会学案例研究，并试图帮助读者加深他们自己与它们的接触。

在谢拉特（Sherratt，2002：9）看来，阿多诺的解释者们“对于来自分离领域的观念之间的系统联系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探讨”，尽管就他的思考而言“逾越的运作”是非常基本的（普拉斯，2007：11）。^[3]有一种主张是胡说八道，即主张只有交互学科式地研究阿多诺的作品才能取得成功。然而，如果不冒险地超越于他的社会学著作，那么下面这件事情或许就难以实行了，即就他对那种考察交换社会的社会学的问题和潜力的思考给出令人满意的分析。阿多诺当然承认，社会上规定的各学科之间智性劳动的分工并不能够简单地被个体反抗所消除。因此，“把（他）对于分离的探究领域的特殊贡献孤立起来”至少是“部分地站得住脚的”（杰伊，1984a：87）。阿多诺在具体问题和方法上所做的坚持强调了对于社会学而言的这一点。不过，阿多诺试图冲击学科之间的界限，并认为自己有时候成功地跨越了它们（CM 216，ND 141-142，PTI 79-80）。这就在他的社会学和其他领域之间造成了大量的相互联系，这些其他领域——例如，哲学、心理学或者美学——对于澄清他的社会学思想来说是有帮助的，有时还是极其重要的。

阿多诺的作品从一系列智性资源中汲取灵感。他一方面对缺乏内容的“不加约束的思辨”持强烈的保留态度（HTS 65，另见AE 42-43），另一方面坚信智性生产会提供这样的内容，他把这两个方面加以结合：为了协调一致、进一步发展、转化、批判或者斥退。此外，阿多诺从早年开始就与20世纪的其他思想家接近，他与他们中的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合作到了最终。最后，正如尼科尔森（Nicholsen，在HTS xvii）所强调的，阿多诺是一个倾力“传授……思想工具”的教师，这些思想工具使其他人“能够”去“分析……世界”。讨论阿多诺的智性资源通常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了从内部来理解他的社会学思想：为了澄清那些塑造他在六个主题上的视角的概念、概念的相互关系及论证，也为了加强对这些概念和论证的说明。

从阿多诺的资源中选择与本书最贴切的资源是一个过程，而引领这个过程的目标就是澄清他的社会学思想。强调阿多诺与一种或几种智性传统的关系并不是本项研究的特定目标。这并不否认这样工作的适切性。在有关阿多诺的马克思解读的争论中，詹明信（Jameson，1990）对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给出了一种重要的介入[参见皮泽（Pizer），1993]。同样地，谢拉特（2002）有关阿多诺的弗洛伊德遗产的讨论以及奥康纳（O'Connor，2004）有关阿多诺观念论批判的研究也提供了原创性的、有价值的视角。然而，当对阿多诺概念中智性资源的沉淀的分析主要旨在强调他的概念与一种特定的传统一致或者对立时，他的来自这种传统的资源就有可能受到最多的关注。相反地，当对资源的追溯主要旨在阐明形成阿多诺社会学观念的各种概念和论证时，分析的焦点就必定集中在那些概念和论证各自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上。焦点不断地发生转移，这是因为最为重要的资源在各个具体情形中既不保持为同样也不保持为同类。

阿多诺作品的三个领域为鉴别他的资源和评价它们的影响提供了方向。首先，阿多诺自己的著作里面有引导。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跟随这些引导构建不出从参考文献到资源的一条笔直线路。阿多诺在出版商的鼓励下成为一个文献目录的苦行者，他习惯于省略参考文献（梯德曼，GS10.2 821），许多段落只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些暗示，即暗示讨论中涉及其他人的作品，而这究竟是什么作品常常是不清楚的。其次，阿多诺的作品（*oeuvre*）含有明确地献给他思想家的著作：对克拉考尔（Kracauer）、本雅明（Benjamin）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的评价；对胡塞尔（Husserl）和黑格尔（Hegel）的内在批判；与涂尔干（Durkheim）、卢卡奇（Lukács）、维布伦（Veblen）、曼海姆（Mannheim）以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交战，等等。在有些情形中，例如，在阿多诺对本雅明的解读中，研究阿多诺的资源所引发的问题与它回答的一样多。在对这些问题的延伸回答超出下面各章范围的地方，问题会刺激进一步的探讨。最后，既然像阿多诺以及他的对话者这样的知识分子由于流亡而分开并因此断绝了面对面的讨论，那么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教益的，即查阅这些知识分子的团体的特色文本：所写的通信。这些“思想……的研讨会”（克劳森，2003a：22）不仅提供了对阿多诺某些观念和论证的具体化的显著洞见，而且还有助于组织、确定和评价他的智性资源。

黑尔德（Held，1980：14）的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把“重点置于……对观念的……解释和阐述之上”。黑尔德发现主题处理比对时间顺序的说明或对智性—历史的说明更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阿多诺社会学的探究也是通过主题组织起来的。不过，黑尔德同时承认，站得住脚的观念解释“并不能够从智性历史或者编年文件中完全彻底地摆脱出来”。尽管本书中任何一章都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组织的，但是有所选择的一些章节会以松散年表的方式来讨论某些问题，特别是在追踪阿多诺思想中的时间变化对于澄清某个主题来说至关重要的地方（有关阿多诺社会学作品的年表概览，可参见附录）。

我对阿多诺思想的历史语境——它的传记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背景——所采取的进路是同样务实的。这可以借助大量的相关记述来部分地加以证明，这些记述包括阿多诺的生平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它们几乎没有留下未被探讨的阿多诺作品的历史语境。^[4]此外，在主要目标已经历史语境化的地方，阿多诺观念的解释有时是受损的。詹明信（1990：4）评论道，“以各种恰如其分的好莱坞和电视文献片风格对阿多诺各个阶段的职业生涯所做的说明，包括作为其必要背景的战时刺激的穿越欧洲和北美的飞行之旅，以及战后回到一个残垣断壁的德国（随后发生的便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一般来说都忽视了哲学的或者美学的”——我还要赶快加上社会学的——“成分”。^[5]詹明信有些夸张，但并不是没有凸显两种两难困境，即定位在传记和历史上的记述几乎不可避免地缺乏对阿多诺的概念和论证的详细讨论。

然而，阿多诺思想的某些方面是如此深刻地受到了他对具体的传记事件、政治事件、历史事件和社会事件的经验的影响，以至于忽视他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将会使概念的澄清变得无效。奥斯维辛强加在阿多诺作品的多个领域之上；战后德国的政治发展促成了他对集体行动主义的批判；而他的游记——即使是由于仅仅被读作传记片段而遭到误解——则明显带有一种独具特色的个人维度。阿多诺自己的作品，他的智性资源、通信以及现存的传记文献和历史文献提供了一种指导，即为评价具体事例中历史语境的影响提供指导。

四、阿多诺评论

在21世纪的英语世界中，阿多诺仍然是争论最广的20世纪欧洲思想家之一。这可以由以下两点得到例证：一个是对阿多诺作品的介绍性说明和多学科说明的增长数目^[6]，另一个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和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广泛综述和智性历史^[7]。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倾向于更多地关注阿多诺对特定学科的贡献。若干高深的研究献给了阿多诺的美学[胡洛特-肯托尔（Hullot-Kentor），2006；尼科尔森，1997；祖德瓦尔特（Zuidervart），1991]，有些则集中于音乐学（帕迪森，1993；威特金，1998）和文学[坎宁安（Cunningham）和马普（Mapp），2006；普拉斯，2007]。对阿多诺著作的深究详查也着眼于哲学问题[希尔菲尔德（Hearfield），2004；詹明信，1990]。专家评论涉及认识论（奥康纳，2004；谢拉特，2002）、形而上学[彭斯基（Pensky），1997；罗谢克（Rosiek），2000；韦尔默（Wellmer），2000：183-202]、社会哲学[库克（Cook），2004a；祖德瓦尔特，2007]、伦理学（伯恩斯坦，2001）、生命概念[摩根（Morgan），2007]、存在主义[谢尔曼（Sherman），2007]以及模仿观[舒尔茨（Schultz），1990]。最后，文学现在包括了关于阿多诺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意义[黑贝尔（Heberle），2006；李（Lee），2005；奥尼尔（O'Neill），1999]以及对政治思想的意义[哈默尔（Hammer），2006；奥菲（Offe），2005]的讨论。

阿多诺有关社会学研究及其方法论的观念得到的持久关注很少。库克论文化工业（1996）以及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社会哲学（2004a）的出色作品部分地建基于对阿多诺某些关键社会学著作的细读。卡瓦雷托（Cavalletto，2007：127-171）提供了一项有关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修辞学的探究的研究，它处理方法论的、认识论的和实质性的问题。杰内曼（Jenemann，2007）就阿多诺在其流亡岁月中与美国文化的遭遇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探讨了她的文化工业的社会学在其智性—历史语境中所引发的某些问题。英语世界其他有关阿多诺社会学观点的讨论可见于多学科描述中的章节（黑尔德，1980：163-174；杰伊，1984a：82-110；罗斯，1978：77-108）以及期刊论文和读本^[8]。

研究阿多诺哲学和美学的学者们为探讨他在这些领域中的思考给出了非常好的理由，他们的作品有益、迷人且具有挑战性。尽管近年来英语阿多诺文献一派“繁荣”[吉布森（Gibson）和鲁宾，2002：1-2]，但仍然可以做出进一步的研究。汤姆森（2006：2）直言，“阿多诺常常呈现……为某一类社会学家”，这个直言没有捕获大多数阿多诺评论的主题焦点，而是有力地表达出了一个要求，即要求准确澄清阿多诺对该学科的挑战。下面的六章试图从三个方面为英语阿多诺文献做出贡献：实质性的方面，在这一点上，它们的目标是对阿多诺在社会学上的见解和工作进行持久的分析；目录学的方面，在这一点上，它们集中于他的社会学著作；关于阿多诺智性资源的方面，在这一点上，他的社会学思想和其他社会学家的著作之间的关系将会得到考察。^[9]

值得强调的是，将要讨论的东西乃是阿多诺的社会学。对阿多诺所着力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或现象的说明不大可能等于成功地论述了他的社会学本身。阿多诺关于具体社会学方法和问题的想法证明我们对他的社会学的仔细查看是正当的。他断言现在“归根结底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社会化的，这个断言暗含两个意思。第一，社会学缺乏一个可以划分其学科界限的特定领域：通过集中梳理阿多诺在一个领域或子领域中的工作来阐释他的社会学思想将会是限制性的。第二，社会学必须处理这样一个任务，即考察交换社会是如何刻画任一既有现象的特征的。这表明，阿多诺的社会学能够并且应当被理解成一种社会的社会学——或者被理解成一种研究交换社会的社会学，如果前一个表述读起来太过别扭的话。

但是，阿多诺的警告——社会学是什么只有与人们做什么相比照才变得清楚——难道不意味着他的社会学构想必须根据他在特定领域中的著作来加以确定吗？事实上，他在特定领域中的工作对于说明性分析来说是重要的，对于本书的阐发来说尤为重要。然而，它对该项工作透露出的有关阿多诺社会学的东西所做的探究是由一个更为确切的问题来指导的，这个更为确切的问题涉及该项工作透露出的有关交换社会的社会学的东西。两个问题可能具有可以比较的答案，但这个可能性并没有使它们彼此可换。第二个问题为研究阿多诺社会学给出了必需的方向和重点。此外，同现在“归根到底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社会化的这个想法相一致，阿多诺的社会学专注于并且受影响于他对无数各不相同的研究现象的经验。研究他的社会学要求注意到他在几个具体子领域中的工作。尽管本书中的讨论因此也贯穿着阿多诺论音乐社会学和文化工业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并不比他在其他领域中的作品更为重要。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在威特金（1998）那里得到了专题研究，而且也是帕迪森（1993）的全面诠释的三个维度之一。阿多诺文化工业的论题已经得到了大量论述。^[10]本书无法提供对这些论题以及它们所引批评的总括性讨论。与具体论证密切相关的批判性介入将会得到提及。霍耐特对阿多诺的抨击（1991：77-81）在这些众多介入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抨击阿多诺无望地将文化工业看作总体控制的一种工具，抨击他把无力的个人设想为具有资本主义和统治的功能，抨击他忽视另外一些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操控限度，并由库克（1996：65-75，152n1）做了详细讨论。

五、今日之阿多诺社会学

本书的重点在于澄清和讨论阿多诺的社会学思想本身，对他在社会学关键方面的视角的详细了解构成了一种先决条件，即就它们在当代的相关性做出的明达评估。综合评价是超出本书范围的，这种综合评价针对像21世纪社会科学那样广泛的努力，而它的确切本质还继续处在来自许多不同观点的争论之中。不过，本书的诠释焦点既没有妨碍也没有免除一项工作，这就是指出评估阿多诺社会学的作品对于当前该学科的深远意义。通过尽我所能地将阿多诺的社会学清楚而丰富地呈现出来，并且通过对它和当代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东西之间所选出的交集进行精确定位，我的目的在于，指明阿多诺的社会学工作在同当今的社会学进行对话，并引发那些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这里得到处理的有关其当前意义的争论。

我的探讨不同于德诺拉（DeNora）和阿珀斯托利迪斯的工作。德诺拉（2003）从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中发展出了经验研究的提议。阿珀斯托利迪斯（2000）的基督教右翼文化分析强烈地体现着阿多诺对文化工业和基要主义广播宣传的批判。这些著作或许揭示了阿多诺社会学工作的某种潜力，亦即为当代社会学提供研究工具的潜力。但是问题在于，它们揭示了多少，也就是说，人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谈论阿多诺的社会学。就两位学者的研究目的而言，他们在把阿多诺的观念应用到当前社会学问题中之前对它们做了完全正当合法的批判性修订。下面各章的目标不是要去修订阿多诺的观念，而是要去澄清它们，以便有可能对它们鼓舞当今社会研究的潜力进行评价。

阿多诺的社会学对一些今天在社会科学中仍然争论的问题给出了挑战性和非常规的观点，这些问题有，例如，互学科性、社会的概念化、经验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化以及社会科学的社会—批判维度和政治维度。此外，阿多诺提高了对那些重要但是很少讨论的社会—科学课题的认识，并提供了看待它们的有趣视角，这些课题所涉及的问题有，例如，社会学著作——大多数社会学家所从事却几乎没有专注的一项活动——以及社会学与非社会的现实的关系。直至最后，阿多诺的社会学著作包含了大量用于考察交换社会的经验研究策略和分析研究策略。通过对阿多诺社会学观念的阐述同这些观念在他的具体文化及社会现象分析中的应用实例结合起来，我试图突出这些观念是如何鼓舞具体社会研究的实施的。这或许可以帮助读者们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就阿多诺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做出有见识的判断。

阿多诺对社会学的反思有着异乎寻常的并且令人不安的敏锐，这些反思是一种被其所研究的社会现实中介的努力。阿多诺坚定地拒绝掩盖他的反思所揭露出来的那些障碍，即对考察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努力的障碍。全面致力于他的工作必定会彰显它所遇到和造成的两难困境，并且必定会进一步使这些两难困境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就当前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一些东西而言，阿多诺的社会学思想也许成为一种服务于同情的和适时的观念的资源。不管怎样，他对社会学的限度的反思严格来说可能是落伍过时的，它们磨碎了那些在社会学上被认为是先进的东西。这也许会引诱人们把他的社会学工作当作一种阻挠来加以摒除，因为这种智性上有缺陷的阻挠正针对着社会科学的进步。然而，阿多诺一再地向社会学家们提醒社会分析困境的社会偶然性。从这个角度看到的先进的东西大概就是阿多诺社会学所遭遇的问题的批判意识，以及对为这些问题提供条件的社会的一种更好把握。

[1] 奥斯维特（Outhwaite，2006：17-53）批评了这种潮流。

[2] 帕迪森（Paddison，1993：20）的目的是在阿多诺诸如“主旨变奏”这样的音乐学中提出一些核心观念。

[3] 为数众多的评论就他作品的若干个分离领域展开了探讨，尽管也许并不总是它们的“系统的”联系[伯恩斯坦（Bernstein），2001；雅尔维斯（Jarvis），1998；杰伊（Jay），1984a；罗斯，1978；塔尔（Tar），1977]。

[4] 参见布伦克霍斯特（Brunkhorst），1999：11-68；布克-莫尔斯（Buck-Morss），1977：1-23；克劳森，2008；黑尔德，1980：29-39；叶戈（Jäger），2004；杰伊，1984a：24-55，996；缪勒-多姆（Müller-Dohm），2009；帕布斯特（Pabst），2003；鲁宾（Rubin），2002；许特（Schütte），2003；斯莱特（Slater），1977；斯坦纳特（Steinert），2003；威格斯豪斯（Wiggershaus），1987，1994；威尔科克（Wilcock），1996，1997。

[5] 通常涵盖三个阶段：直到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和两次战争之间的奥地利，英国和美国的流亡（1934-1951年），以及阿多诺在年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生活（1951-1969年）。

[6] 布伦克霍斯特，1999；布克-莫尔斯，1977；霍亨达尔（Hohendahl），1995；雅尔维斯，1998；杰伊，1984a；罗斯，1978；汤姆森，2006；威尔逊（Wilson），2007。

[7] 黑尔德，1980；杰伊，1996；凯尔纳（Kellner），1989；伦恩（Lunn），1982；斯莱特，1977；塔尔，1977；威格斯豪斯，1994。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现代社会政治理论译丛（套装共4册）》马蒂亚斯·本泽尔 & 弗雷德里克·诺伊豪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511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